

陈雪良 / 著

中华 远古文明



谜



文匯出版社

中华远古文明之谜

陈雪良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远古文明之谜/ 陈雪良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03. 12

ISBN 7-80676-492-5

I. 中... II. 陈... III. 文化史-中国 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376 号

中华远古文明之谜

著 者/ 陈雪良

责任编辑/ 车明玉

封面装帧/ 陶雪华

出版发行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 江苏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/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/ 215,000

印 张/ 9.25

印 数/ 1—5100

ISBN 7-80676-492-5/G · 267

定 价/ 16.00 元

目 录

本土抑是外来 中国人起源之谜 / 1
“我从哪里来?” 盘古开天辟地之谜 / 5
人猿相揖别 巫山人元谋人之谜 / 10
熟食、御寒、照明 “北京人”用火之谜 / 15
扑朔迷离 “北京人”神秘失踪之谜 / 21
石头和骨头 原始的狩猎者之谜 / 25
相貌奇特 山顶洞人人种之谜 / 28
斑斓的饰品 山顶洞人“爱打扮”之谜 / 32
击碎的头盖骨 远古人类食人之谜 / 36
人类的手性 早期人类“右手偏向”之谜 / 40
向往太空 “想飞的中国人”之谜 / 44
“星期”的由来 “七日纪日法”之谜 / 50

方邦林立 中华文明源流之谜 / 53
悠久的古文化 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/ 57
时播百谷草木 我国农业起源之谜 / 62
印度稻? 日本稻? 非洲稻? 中国稻? 稻谷起源之谜 / 67
台湾最早的人类 “东山陆桥”之谜 / 71
铜石并用 黄铜冶炼之谜 / 74
大家和小家 原始村落布局之谜 / 78
知母不知父 儿随母葬之谜 / 82
杀婴,抑是自然因素? 男女比例失调之谜 / 86
精制的石犁 良渚人耕耘之谜 / 90
谁是嫫祖? 中华织造之谜 / 93
别在腰际的餐匙 远古食具之谜 / 96
通用的饮料 酿造美酒之谜 / 100
衣、帽、靴 人体包装之谜 / 104
成丁男女 拔牙风俗之谜 / 109
骨器纷呈 是否存在骨器时代之谜 / 113
冲破陆地束缚 河姆渡人下海远行之谜 / 117
凤凰山上“无底塘” 塘底巨大洞窟之谜 / 121
史有明文 无凭查考 大鲜卑山之谜 / 124
大宗玉器 礼俗兴起之谜 / 127
灵魂出窍 瓮棺小孔之谜 / 132
神人兽面复合像 反山“琮王”之谜 / 135
令人震惊的三星堆遗址 古蜀文明消亡之谜 / 139
千古“石头记” 上古岩画之谜 / 144
远古的律历信息 玉版玉龟相叠之谜 / 148
谁为伏羲? 人类驯养家畜之谜 / 152

人与肉食 “六畜”之谜 / 156
驯化的代价 原始人短命之谜 / 160
家猪的地位 人猪合葬之谜 / 163
结网为渔 “人面鱼纹盆”之谜 / 167
第一只陶罐 陶器发明之谜 / 171
陶釜煮婴 河姆渡人食婴之谜 / 175
从地下走向地面 人的居住条件进化之谜 / 180
鱼鸟同绘 部落相战相融之谜 / 186
华夏文明之根 嵩山古文化之谜 / 190
心向故土 墓葬朝向之谜 / 194
人工垒起的熟土堆 坟山文化之谜 / 198
韦羌山蝌蚪文 “天书”之谜 / 201
简朴的刻画 陶符之谜 / 204
“圆”的世界 史前“发明”物器的形状之谜 / 209
墓葬的进化 男女单独合葬之谜 / 215
穿地取水 井文化之谜 / 220
沙漠中的绿洲文明 楼兰古城突然消失之谜 / 223
土坯墙的出现 砖的发明之谜 / 227
由村落走向城市 原始城市之谜 / 230
远方来物 “日中为市”之谜 / 235
人与自然 远古时空混同之谜 / 239
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定居者 卡若文化之谜 / 242
专业的巫师阶层 远古祭祀之谜 / 246
巫师手中的法器 龟灵崇拜之谜 / 250
天体崇拜 太阳崇拜之谜 / 254
由神到人 “黄帝四面”之谜 / 258

黎民和百姓 部族征战之谜 / 262

陶寺大墓 帝尧古都之谜 / 265

会稽计功 大禹鸟田之谜 / 268

神州重器 九鼎存亡之谜 / 272

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国古文明起始的“履历表”之谜 / 276

后记 / 283

本土抑是外来

中国人起源之谜

轰然一声,曾经“草木皆兵”的八公山被采石的民工炸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,从层岩中崩出无数珍宝。考古学家冒着滚滚的硝烟,抢出了一颗形状完整的 300 万年前的古牙,从而解开了在这块古老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中国人起源之谜。

这是一片古老而神异的土地。

它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,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,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,西北有阿尔泰山,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,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,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抱。大山、大海、大戈壁,把这里阻隔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在这地理单元的内部,有东流万里的大江、大河,有沃壤千顷。

在这片古土上,在 1.45 亿年前,曾经盛开过地球上最早的花朵——“中华古果”。当这“最早的花”的图像绽放在美国权威的《科学》杂志的封面上时,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。

在这片古土上,在1.3亿年前,曾经活跃着角龙家族的早期代表“辽宁角龙”。当“中国龙”的图像在同样权威的英国《自然》杂志上露面时,地球上早期生物演化的奥秘也随之“浮出水面”了。

这片土地上原始生存状态的植物、动物,现在似乎已无人怀疑了,可是人呢?在这块土地上生存、繁衍的人呢?似乎长久以来还是一个谜。

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,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的,而应是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。而这种人猿超科的化石最早发现于非洲。最著名的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,年代达200万年以上;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则达260万年。于是,人们就“武断”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,最大的可能是东非。

中国人呢?差不多半个世纪来,学界众口一词地认为发源于非洲。一些人还凭主观臆断虚构出这样的一幅“迁徙图”——人类中的一支从非洲来到了亚洲的东南部,又从亚洲东南部迁徙到中国的南方,再越过长江到达了中国的北方。

中华古土上的大宗大宗的考古发掘,从北京猿人,到元谋猿人,到蓝田人,一次又一次地对外来说提出了质疑,但是,长期以来,在中国人起源问题上还是混沌一片。

人类基因科学兴起以后,一些科学家试图用基因科学的理论来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。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、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金力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,从遍布全国的120个群体中,抽取了12000个人体样本进行分析,样本包括北至黑龙江鄂温克族、西到维吾尔族、东到台湾高山族、南到云南的人们,通过对Y染色体及线粒体DNA的检测,再与从古代人骨中提取的DNA对比,得出的结论是:中国人可能起源于非洲。

可是,就在上述论断发现不久,一颗300万年前的人类古牙化

石在中国淮南的八公山地区被发现了。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金昌柱，冒着滚滚硝烟，从民工开山采石的两次放炮间隙中，火中取栗般地“抢”出了这颗形状完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。金昌柱教授欣喜若狂，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大学做同位素测定，但此中放射性元素实在太少，测出的结论是：“至少 100 万年前！”金昌柱请来搞同位素测定的“龙头老大”美国明尼苏达州实验室的专家，可因为年代太久远，还是测不定。金昌柱还是不甘心，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到八公山区去挖掘，终于在牙齿的同一地层里，找到了科氏仓鼠遗骸，这是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只出现于 300 万年前上新世晚期的“标准化石”。这样，古牙的时间铁定了：300 万年至 350 万年。

这一颗古牙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：在 300 万年前，八公山区枝叶摇绿，果实飘香，万物繁衍，而我国远古最原始的祖先就生息在其间。

据此，金昌柱教授认为：“就在中国，我们发现过几千万年前的森林古猿；发现过元谋、龙骨坡这些约 200 万年前的能人；发现过北京人、郧县人等距今几十万年的直立人，还发现距今二三万年的智人——巢湖人、富林人。唯一缺的，就是 300 万至 500 万年间，猿向人转化这一时期的南方古猿化石。这颗 300 万年前的古牙正好填上这个空，中国人起源就纵线贯通了，‘非洲起源’就难以自圆了。”

对于以基因实验来判定人类起源，金昌柱教授表示也不敢苟同，他认为：“人体内的基因序列多达 30 亿，只抽出其中个别片断加以分析，不过是亿分之一的概率，不足为凭。况且以古人类遗留下来的工具看，亚洲比同期非洲要落后得多。难道走出非洲的人只继承了其内在的基因，却把外在的工具制造技能全还给了老祖宗？显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人们在人类起源上，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，但就总体而言，

它仍然是一个谜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认为：“要探索人类的起源,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,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。因此,有人提出中国(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)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,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。”

“我从哪里来？”

盘古开天辟地之谜

“我从哪里来？”这是每一个处于童年期的孩子心中的一个谜。而处于人类社会童年期的远古的人们，他们思考的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起源问题。远古的先民们是难以直面这一问题的，他们只能用编织美丽的神话故事的形式来试加回答。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正是众多答案中最出色最迷人的一个。

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，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，也屡见于史乘。盘古故事虽兴于汉，盛于三国，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，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、生存、发展，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一引《三五历纪》中有一段话：

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。万八千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。盘古在其中，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。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，如此万八千岁。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，后乃有

三皇。数起于一，立于三，成于五，盛于七，处于九，故天去地九万里。

著名学者袁珂在《中国神话传记词典》中称上面一段文字“颇具哲理化意味”。不错的，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。略加分析，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：其一，这里讲到了天、地、人。作为开天辟地的人（盘古），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。“盘古生其中”、“盘古在其中”，显然，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，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，就是说，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，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，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，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。其二，所谓“神于天，圣于地”，讲白了，就是得天之神韵，得地之灵气。“人”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，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（大自然）中吸取养料，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。其三，与天地俱进的观念。在这段话中，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，天是变的，地也是变的，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。“一日九变”，这里说的变，就是发展，就是成长。

“我从哪里来？”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，“人”从天地中来，就是说，人是大地之子，人是上天之子，“经万八千岁”——实际上是更久长，“人”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“人”。

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。明代周游著的《开辟衍绎通俗志传》第一回这样写来：

（盘古氏）将身一伸，天即渐高，地便坠下。而天地更有相连者，左手执凿，右手持斧，或用斧劈，或以凿开。自是神力，久而天地乃开。二气升降，清者上为天，浊者下为地，自是而混茫开矣！

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。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,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。盘古的“将身一伸”、“或用斧劈,或以凿开”,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。再说,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,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,久久为功,即所谓的“久而天地乃开”。正是这种改天换地、战天斗地的精神,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。一些专家指出,从一定意义上讲,“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”,那是一点不错的,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,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,道理也正在于此。

更为有趣的是,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。盘古生于天地间,一旦死去,又回归于大自然,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。《绎史》卷一引《五运历年纪》:

首生盘古,垂死化身,气成风云,声为雷霆,左眼为日,右眼为月,四肢五体,为四极五岳,血液为江河,筋脉为地理,肌肉为田土,发髭为星辰,皮毛为草木,齿骨为金石,精髓为珠玉,汗流为雨泽,身之诸虫,因风所感,化为黎甿。

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“颇具哲理化意味”的。盘古之生,乃“神于天,圣于地”,从天地中汲取精华,壮大和发展了自己,而一旦至死,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,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,雷霆,日月,江河,地理,田土,草木,金石,珠玉,雨泽。这是最完整、最彻底的回报。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。

这些年来,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,认识上也各各不同。归结起来,一为“外来说”,二为“本土说”。

“外来说”认为,盘古形象来自境外。有些专家认为,印度古经

典《黎俱吠陀》载,宇宙间万物都是“大人”创造,盘古氏实际上是从“印度大人”演变而来。还有专家说,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(Bak)之名的音译。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,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。

有专家指出,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“亳社”转化而来。“亳社”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,是无所不能的,盘古亦如此。“亳”转音为薄、蒲、蕃、潘,双音则为薄姑、蒲姑、蕃吾,又可转音为盘瓠、盘古。盘古既为土地神,那么,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。

另有专家指出,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。《搜神记》卷三:“昔高辛氏时,有房王作乱,忧国危亡,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,赐金千斤,分赏美女。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,难以获之。辛帝有犬字曰盘瓠,其毛五色,常随帝出入。其日忽失此犬,经三日以上,不知所在,帝甚怪之。其犬走投房王,房王见之大悦,谓左右曰:辛氏其丧乎!犬犹弃主投吾,吾必兴也。房氏乃大张宴会,为犬作乐,其夜房氏饮酒而卧,盘瓠咬王首而还。……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,食会稽郡一千户,其后子孙昌盛,号为犬戎之国。”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所记也略同。当然,许多专家早已指出,文中所言“犬”并非真是一只狗,而是以“犬”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,他带领自己的部属,帮助高辛帝(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)平定了房王(另一部落联盟首领)的叛乱,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,创建了后来的所谓“犬戎之国”。如果那样,盘古则是“南蛮”的祖先了,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还有些专家以为,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,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。《广博物志》卷九引《五运历年纪》云:“盘古之君,龙首蛇身,嘘为风雨,吹为雷电,开目为昼,闭目为夜。死后骨节为山林,体为江海,血为淮渚,毛发为草木。”如果这一记述无误,那么“龙首蛇

身”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,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,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。

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,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,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,那么,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。我们从盘古形象中,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**勤奋、勇敢、大度、洒脱**的品性嘛,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。

人猿相揖别

巫山人元谋人之谜

巫山云雨，迷迷忽忽。巫山女神，若隐若现。巫山，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谜。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在这谜一般的地方，考古学家在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终于发现了距今 204 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，撩开了巫山这块宝地神秘面纱的一角。哦，人们终于明白了，中华人的远古祖先就是在这块带有神秘色彩的土地上，迈出了从森林走向草地的关键一步的，完成了与猿类作别的最后一揖。

巫山，横亘于四川、湖北两省的边境，北与大巴山相连，远远望去，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“巫”字，于是，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。长江在巫山间穿行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。

绚丽的长江三峡，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。

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，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，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、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，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。无独有偶，长江三峡与